

“牛踏扁”里蔷薇香

闲云

“牛踏扁”里蔷薇香说的是老底子农家就地取材的几种植物,如野蔷薇、金银花,简单炒制后在平时特别是夏秋两季作为茶叶的替代品,用来消暑解渴。虽不是正宗茶叶,但这些植物本身就是中草药材,对人体的益处并不逊于茶叶,甚至有茶叶不及处。现在虽然天天喝着档次不差的茶叶,但也不时想起当年“牛踏扁”里蔷薇茶的味道。

农历五月,正是野蔷薇花盛开的时候,以前在陡嶋的河堤边、沟坎旁、坟冢上,常见一丛丛一簇簇缠绕成团的野蔷薇,开满或雪白或粉红密似繁星的花朵,芳香四溢,招蜂引蝶。因浑身是刺,走过都要让开点,但要剪它枝条时就有点“奋不顾身”了,尽管小心翼翼仍难免扎手。由于野蔷薇是灌木植物,枝条缠绕蔓延,花随枝条的渐长而节节延伸,所以花期前后有一二个月。剪取时选带蕾带花的嫩枝,拿回家再剪成寸段晒干,入锅文火烘炒至半焦,装入坛罐防潮储存,水烧开后撮一把放入“牛踏扁”,考究的先装入小布袋以防梗喉,泡开即是野蔷薇茶。

金银花没有刺,但野生很少,需栽培。是一种很有异趣的植物,根是树,枝却是藤蔓状缠绕生长,花开时白色,过二三天变黄色,故有此名。也是和野蔷薇同样剪段晒干炒半焦泡水当茶喝,民间口头语叫“金银头”。同时都还可另加新鲜车前草(俗称王母叶)、薄荷叶、野生枸杞子、姜片等。也有用焦大麦的大麦茶、决明子,但大都是野蔷薇和金银花,因为无须化钱,再没有比这两种更廉价的了。

再说说“牛踏扁”,没有七十岁的人恐怕不一定知道此为何物。以前有宜兴来的缸髻船,专售各类缸髻钵罐碗盂盆等陶制品,粗重厚实,价格低廉,最合农家选用。“牛踏扁”就是用来泡大水量茶水的一种陶制器皿,外层釉色棕褐光滑,名称的由来,或因象大水牛踩在泥地上的蹄印(俗称牛脚壳),也或许是其造型矮壮,象被牛蹄踏扁之故而得此名,总之是颇具农家特色又很风趣。此物有大小两种,说小也可灌5~6斤水,大的约可装十斤。圆形,底座大,上

口小,肚略鼓,壶咀稍外翘,上部四个穿绳提耳匀称环布,上口用碗作盖,可斟着喝也可对咀吮吸,虽然提它稍嫌笨重,但好处也正在笨重,拿到田间地头牛车棚放着四平八稳,风再大也不会吹翻,另一个长处是天再热“牛踏扁”里的茶水不易变质。

这种陶罐蔷薇茶经过烘炒已无青涩味,口感在半焦的微苦中伴有花叶的清香,因其本身原有药效,如现在抗病毒的莲花清瘟就有金银花成分,所以在消暑解渴的同时又具有清热解毒通气利尿等功效。

每当赤日炎炎,田间劳作到汗水流尽,口干舌燥,浑身火爆时,钻进牛车棚或回到家里,来不及进碗,捧起牛踏扁对咀一通牛饮,在喉节骨一上一下的蠕动中,在咕嘟咕嘟的吞咽声里,那人肚的凉快感,怎一个“爽”字了得!

牛踏扁里蔷薇茶,虽仅仅是农耕饮食的一壶茶水,体现的却是农家的节俭朴素和就地取材、巧为利用自然资源、变无用为有用的生存智慧。

歌颂祖国巨变

顾连华

伟大祖国的巨变，
国家富强，铺就起经济腾飞的康庄大道。
伟大祖国的巨变，
人民富裕，装点起亿万人民的精彩人生。
伟大祖国的巨变，
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带来辉煌成就。
伟大祖国的巨变，
有全国人民的艰辛付出带来丰硕成果。

伟大祖国以大刀阔斧的魄力，
引领经济奋力向前。
伟大祖国以超然的智慧，
为强国建设充足底气。
伟大祖国以无穷的力量，
为民族复兴打好地基。
伟大祖国的以宽广的胸襟，
拥抱全球惊天动地。

一江乡愁

诸钟棣

“浦江之首”处有两条支流,其中一条叫圆泄泾;圆泄泾上有多条支流,其中一条叫五库江,是当今柳港镇兴旺村的母亲河,东西向横贯村子北部。柳港镇域有两个岛屿,一个在五库江北边,叫河北圩,一个在其西端,隔茹塘江相望,叫西柳圩。松江地区有九峰三泖。三泖中的大泖和圆泖大致位于五库江南北两侧。这条五库江、这两个岛屿、这九峰三泖都是亿万年来大自然造化的结果。这条五库江、这两个岛屿、这一汪大泖(后来被开发为万亩柳田)都馈赠给了勤劳智慧的五库人民。

五库江不宽,仅约50米;也不长,不过3里许。原本没有名字,是因镇名而来。

整条五库江的南岸正是大泖的北岸,其中部一大块土地地势相对最高。相传三国西晋时期的大将名臣吾彦在此修建起自己的庄园,于是乡民把这处唤作“吾舍”(吾彦家舍),继而发展为吾舍村、吾舍镇,镇西原有座三进三开间的明王庙,这是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位颇有作为的历史名人而建的。吾舍镇,在正史上可以频频读到。清朝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娄县志》上就有简略记载:“吾舍讹作为五库”;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松江府志》上又可读到较详记载:吾舍镇“以吾彦故居得名,吾与五盖音转而误,镇有吾舍明王庙,即祀彦也。”至1930年代,镇上已拥有36间店铺和一家占地3亩多的大糟坊。

1930年代中期,镇上有见识有魄力的商业人士联合一些志同道合者在五库江东端、与圆泄泾交汇处再次创业,仅用4年时间神奇地崛起一座拥有92间门面房的商业小镇。于是,原来的老镇就改叫“老五库镇”,新建的则叫“新五库镇”(“新五”的名称也由此而来),紧靠北边的那条江也就叫“五库江”了。相距不到两里的同侧岸边居然形成两个颇具规模小镇,这在江南水乡实属罕见。

五库江地处水路要冲,是当年嘉善、枫泾到松江府的水道捷径。黄浦江是潮汐河流,所以这里又是江、浙到松、沪水路中途候潮最佳停靠地之一。千百年来,老五库古镇因江而生、因商而兴,自然成为了水上交通枢纽港。解放前,除了各式渔船,大小不一的外来货运船外,最多见的是客货两用“脚踏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江面上来往的是各种本地农用小船和专跑运输的单帆或双帆大木船;大约至七八十年代,又出现了各种吨位的水泥船、拖轮船队、各种机帆船、小火轮、客轮等新式交通工具;如今,为了保

障一万八千亩柳田的安全,主航道规划至附近的北石江,而五库江两端封闭了,已失去交通功能,因特殊需要,偶尔也有船只从黄浦江里转进来。从此,平静代替了热闹,您闲置换了繁忙。

老五库镇在新五库镇形成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是五库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这里是大泖地区的商业重镇,各种生活生产必需品在此处集散;这里是大泖地区的庙宇文化、节庆娱乐活动中心;这里是大泖地区政治要地,曾设有警察局、拘留所、江湖税务所等机关,施政范围北至如今的石湖荡镇南部、南则至柳港镇曙光村、西至新浜镇角吊湾、东至李塔汇南侧网前埭一带。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五库地区文化之根。

老五库镇西侧不远处的中库村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美丽的自然村落,我从出生、成长到后来参加教育工作,始终没有离开过它一步。我熟悉这里的一切,也始终感恩这方水土。

我是家中长子。六岁那年,父亲就开始让我帮他干活了——牵牛吃草。一段时间后,我家的那头大黄牛就很听我的话了,叫它停它就站定,叫它走它才移步。五库江对面的河北圩是我放牛的最佳地。一开始我乘着船牵着它让它游一起过去,后来我索性把牛绳缠在牛角上让它先游过去,在我乘船到岸前,它是不会乱奔到别处的,总是乖乖地边啃河边的草边等着我。那时我很羡慕那些比我大好几岁的哥们不用脱衣裤直立在大水牛背上自由自在地来回过河。我还小,还不会游泳,父亲是绝不允许我去学样的。至今想来仍感遗憾。

五库江里水产品种十分丰富,有各种鱼类、各种螺蚌类、各种虾类和清水毛大闸蟹,还有那据说十分美味却是有毒的河豚,常被捕捞上来。一次,我亲眼看到村上三个男青年摇着一只小船,用拖网捕捉到一个名叫“蟹球”的东西,有几十只大闸蟹,真眼馋呀,心想总有一天我也要这样去捕捉。岸边芦苇丛里栖息着各种鸟类,春夏秋时节,我们钻入芦苇丛中常能捡到鸟蛋,在芦苇塘水沟里拷水捕抓肥大的泥鳅和黄鳝。那时乡间流传这样一句农谚,叫“八鳗九蟹十鲞鮓”,意思是说每年的农历八、九、十三个月分别是鳗鲡、螃蟹和鲞鮓三种水产品最肥美的捕捞季节。初夏来临,每个白昼清晨,总见有渔翁两脚踩动脚下的“响板”,两手握着一支竹竿,而一只只鱼鹰会一个劲地钻入水中捕

鱼,不一会儿,它们纷纷前来向渔翁邀功请赏了;每个宁静月夜,总见有白板船慢悠悠地不动声色地游弋在水面上,水中的鱼儿们竟三三两两地跳入船舱中……渔汛季节来临了,江面上更是一片忙碌。一只网船(松江话,指渔船)轻轻驶来,只见渔夫瞅准一片水面,迅速将渔网甩在肩膀上,然后来一个掷饼饼运动员那样的转身动作,顺势将网撒向天空,瞬间,那网迅速张成圆网的网罩,冒住一大片水面,网徐徐下沉;不一会儿收网,什么都有,都活蹦乱跳的。岸边的扳罾网也忙活着,轻轻放下……迅速拉起,网网都有收获。一到深秋,则是另一番景致:芦花与野鸭齐飞,红鲤同白鹭互戏。

退休前,因忙于学业和工作,无暇亲身体验。只能在暑里挤时间去过过“渔瘾”。退休后才有了一些空闲时间,我就在河道里放置一些网具,鱼、虾、蟹也居然每天都能上餐桌。长江十年禁渔开始后,我就学习垂钓,常常乐此不疲。

早些年,五库江里还常出没“江猪”(松江俗语中对长江豚的称谓),“苦”的一声,扭头就能瞧见一片白色浪花中的一个灰黑色油亮的脊背没入水中,不一会儿在远处准能再见到它;有时两三条同时出现在我的视线中。小时候觉得很好奇:“可以吃吗?”奶奶告诉我:“不好吃。谁也没有吃过它。”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还在五库江里见到过它,后来直至今天就不见踪影了。至今我还很怀念它——有朝一日能在这里再次见到!

小时候,我常去河边玩打水漂,比赛谁漂得远、跳数多;还偷着去学游泳,奶奶总反对我去,怕我这个大孙子再次水中遇险;还有学摇船,我也终于学会了,受用非浅。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每个盛夏的傍晚。我们中库村后的五库江边上有东西两个滩涂(松江方言,指供人们洗刷、取水、临时停靠农船的石级小型水码头),分别是男人和女人洗澡的地方。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来到这里,迫不及待地跳进这十分凉快洁净的河水中,只盼洗尽汗渍好回家边乘凉边吃晚饭。这时孩子们和大人们也难得相处一起,嘻笑叫骂都有,有时竟打起水仗来了,充满着浓浓的生活情趣,一拨人回去了又一拨人来到了,直到夜幕降临。

然而,更让我在想象中不断回味而神往的是奶奶讲的摇燥船(燥,松江方言,音近“少”,义含“快燥”,指速度快)这一解放前流行的乡村娱乐活动。它是一项极具喜剧性、竞赛性的,极富水乡特色、时代特点的水上

体育活动,是五库地区历史上一道独特风景线。摇燥船相当于现代的赛龙舟,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用橹,后者用桨。地点就在五库江上。“燥船”不同于一般农用船,都有装饰,十分靓丽,分有棚(船舱部位)和无棚两种。有棚船尤其有趣,后艄两侧各装有一支大橹,每支橹的操作部位各另设一块往河面外跷的富有弹性的踏板,每支橹四人,扯绷和把橹里外各一人,这样每船共有八位赛手。比赛开始了。一声令下,所有参赛船只如离弦之箭,和着锣鼓声,一齐有节奏地发力,顿时船头犁开水面,船尾卷起浪花。此时,站在踏板的扯绷者因奋力躬身,加上船体大幅度倾斜,以致连屁股都会点到水。比赛以先到指定地点为优胜。此时两岸观看的男女老少一齐呐喊助威,那欢呼雀跃的沸腾场面蔚为壮观。这是从前的故乡劳苦大众自创的群众文体活动之一,与明王庙前盛大的庙会一起构建起老吾舍百姓的最出彩的生活情景。可惜我都无缘参与过和亲眼观赏过。

五库江上原本没有桥,只有最东端的里五库处设置过一只渡船,因此过河十分不便。直到1975年五库江上飞架起一座钢筋水泥混凝土结构的斜拉桥,这可是我国在平原软土层上建造的第一座科学试验桥,比1982年6月竣工通车的上海地区第一座大跨径预应力斜拉桥还要早7年。这都是柳港镇的骄傲。如今,跨越河面的有东西两座宽敞的现代化公路桥梁。

五库江曾是扼守大泖水系的主要通道之一,在水利严重失修的解放前,水灾频发,惨剧频现。“九年三熟”养不活穷苦人,“有女不嫁柳田郎”曾是宿命,除了投河上吊外,逃荒讨饭是唯一出路。如今,五库江两端各有一座昂首挺立的水利枢纽站据守在那里,两岸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粮田、果园和四季蔬菜基地。

每逢晴日的傍晚,我总会出门走走,总会沿着岸边新建的一百五十多米长的亲水栈道走走。看着河滩上一大片被河水冲刷河岸后逐渐累积起来的破瓦断砖陶瓷碎片,看着名叫“五颈湾”的小河出口处那层层叠叠的螺蚌壳,我仿佛看到了历代先民的生活生产场景;眺望对岸那片有历史故事的“塔田”,我似乎仍看到了那尚未倒塌的砖木结构的塔身,它曾是指引途径五库江的运输船只和从大泖中打渔归舟的航标……我的思绪总会莫名地飞向那无边的往昔,感念着十分有故事的五库江和它的两岸。